

蜀
王
陵
子
編



光緒辛丑秋月
錦江書局重刊

序

學以聖人爲極管老墨莊申商韓非之書皆有益於治
然不遊聖人之門其流弊滋甚六經奧以博矣學庸論
孟又微而顯者也自秦滅典籍漢重傳經至宋而義理
之學興師承不絕明長安馮侍御從吾始著關學編繼
此洛學北學皆纂自鉅儒手吾蜀文翁倡教學比齊魯
自漢迄

國朝代不乏賢甯河高熙亭學使課士尊經書院以蜀
學編命題因卽方生守道所輯本復爲釐正語齡參訂

焉齡惟學使入蜀卽以文行並重風多士按試各郡與諸生語及至石室講訓亦於此諄諄焉茲編之成體彷北學讀之當有蹶然興者由是敦崇四教以上溯鄒魯淵源將張魏所詣尙可擴充豈徒以揚馬文章誇冠天下哉若夫士遊所學不顯則以大孝登之君平易學不傳姑以沈冥闢之至於成之而月慮有罅隙凡例已言之然其維持正學之意勤矣長白延旭之觀察使留心學校嘉惠士林凡刻書籍皆捐廉佽助茲編其一種云光緒戊子嘉平月臨邛伍肇齡序

蜀學編舊例

一是編元爲尊經書院季課欲肄業諸生蒐輯先哲言行攷訂學術也尋方廉史守道成一編書法謹嚴多合關學洛學北學諸編之例間有未備之處令自補輯外所有童雪苔煦章一編少或參證元書畱作學案復就管見所及補入數人與院長伍崧生大前輩商訂成書曰斯文以育文學厥學脉出於漢唐一關學編斷自橫渠專爲理學延其緒也雖孔門秦燕壤石祇立小傳於前其例極嚴至洛學編以漢唐爲

前編北學編則不別前編兼及晉魏於文章經濟並有採錄仍以節行無可疵議爲斷茲多從北學之例一古之學一而已後代乃有文學理學訓詁經濟等學之分實則學而得所以爲學文也卽理也訓詁經濟所以明此而行此以全乎爲人者也其人而非矣無論訓詁文章不足道經濟且以欺世也託之理學亦自樹門戶而已北學編例云論學以敦行爲督脈童例有云心術不端所學亦必不正是編所錄皆擇其心術學術不詭於正者等語後先一轍已

一漢世重傳經以其關聖學絕續之交也故洛學先杜鍾鄭服北學先董韓毛盧茲編於漢經師多有述焉又北學例云著述之多而生平節行無甚可議者取之是以文學冠冕如漢王子淵唐李太白宋蘇老泉明楊升菴諸人身不失爲賢者悉錄之以備後學家法其又次者諸集羅列經學文學尙百十人均擬刊

入學案

一商子本魯人諸書所引同惟宋景文成都先賢贊以爲蜀人楊升菴丹鉛錄云世本石室圖作商瞿上未

足據雙流縣東有瞿上城遂以爲商瞿上所生慮出後人附會至禹生石紐尹吉甫生瀘州更形荒遠且與萇叔紀信之類悉付傳疑至諸葛瞻邵子文趙世延諸賢皆宦轍所寄未爲蜀產犍爲舍人文學最優姓氏且無確證蜀才注易或謂范長生或云譙周又曰王弼長生乃修鍊一流亦姑略焉

一漢中地今屬關中猶龍安之屬蜀也故漢中人不載是編

一司馬長卿陳承祚陳伯玉唐子西等文詞雖高而生

平鮮有可取姑闕之以俟知者若以洛學不收戴聖
王弼之例推之似未得議爲鍥刻

一學無異同惟其正爾兩正雖少相牴牾不妨各行一
是如蘇公之於程門彬甫之於南軒意見偶殊無關
大體又若分微而乏功業行質而缺文詞亦昔人之
所亮也

童云學問經濟本出一源是編固以學問爲歸而兼
有經濟者亦並述其政績採其奏議以著體用兼備
之誼余謂舍經濟而言學非學也但或學術不傳第

以勳業節烈著聞蜀中名臣如何武田錫陳堯叟楊棟高稼任伯雨者尙多不敢泛入

此編引用書籍無慮百十種不及備注大抵集諸書而成裁減移置則有之初不敢增竄字句妄加論斷方例云凡事蹟私家傳誌郡邑志乘動輒數千言意在使後之秉筆者據爲底本用此亦不免失之繁冗今所編準以史法及金石文字例概省其過半云云又引衛正叔纂禮記集說曰某此書惟恐不出於人皆是也

一方例云是編所列人物有事實多而於所學無關者
則第節錄大要餘不闡入所論亦符

一洛學編續自尹元孚爲其陳臬豫省與其風化之責
也故茲編廣僭訂之實輯自蜀紳衿之手 博雅君
子教焉

一馮少墟先生編關學且遺游景叔諸公劉中衛續編
並漏二曲吾鄉孫徵君訂北學編以遺海樵子七卷
而憂之湯文正編洛學郭雪齋猶惜其告歲之速茲
編以謝陋之廣成之而月罅隙豈得少哉存此以爲

濫觴可也

王氏之子五歲時已能讀書矣。其母告人曰：「此兒必成大器。」及長，果有才學。人問其所以然，王氏曰：「吾家世傳醫術，吾子耳目聰明，故能通曉醫道。」人笑曰：「汝家世傳醫術，汝子耳目聰明，豈不亦傳醫術乎？」王氏笑而不答。

唐荊川著《潛吉子遺譖》自序其事。荊川生於明末，其時崇禎皇帝在位，國事日非。荊川嘗謂人曰：「吾聞人言，國亡則士死。吾不以爲然。夫士者，猶水也。水雖無常形，然必處乎高下。苟處乎高處，則必傾覆；苟處乎低處，則必平安。故曰：『士為時而用，水為地而流。』」

太師王景勝，人呼「王臺」。嘗冬夜被髮持燭，行於寒風中，人問其故，對曰：

蜀學編校閱姓氏

伊人鏡 鑑湖

新安

童煦章 雪苔

新津

蜀學編校閱姓氏

方守道 廉史

成都

劉永鎮 梓敬

雅安

懷未曉 普勞興安

共安以 東更氣客

猶知處
外采松子

尋同道
智苦微游

極人邊
遙歸懷安

便過殊
始知放天